



正当防卫

裘山山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

正当防卫

裘山山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正当防卫/裘山山著.-上海:上海文艺出版社.2017.5

(小文艺·口袋文库)

ISBN 978-7-5321-6287-1

I. ①正… II. ①裘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7) 第064923号

发行人: 陈征

出版人: 谢锦

责任编辑: 陈蕾

封面设计: 钱祯

书 名: 正当防卫

作 者: 裘山山

出 版: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文艺出版社

地 址: 上海绍兴路7号 200020

发 行: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

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200001 www.ewen.co

印 刷: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
开 本: 760×1000 1/32

印 张: 6.125

插 页: 3

字 数: 77,000

印 次: 2017年5月第1版 2017年5月第1次印刷

I S B N: 978-7-5321-6287-1/I.5017

定 价: 25.00元

告 读 者: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: 0539-2925888

目 录

正当防卫

...001...

无罪辩护

...069...

正当防卫

一

小通清楚地记得，他们的货车到达成都时，天已经黑透了。因为下着雨，哥哥小普又睡着了，所以他把驾驶室两边的窗户都关得紧紧的。透过不太明亮的玻璃窗，他看见雨丝被霓虹灯照得闪闪烁烁。这个城市可是比他的家乡西宁繁华多了，即使是下雨，街上的人也不少，许多商店还开着门。

刮雨刷来回摇摆着，让小通觉得倦意浓浓。他们已经在路上连续奔波两天了。两天来日夜兼程，小通开时小普睡，小普开时小通睡。当然，小通睡的时候多一些，哥哥总是照顾他。下午他们赶到了距A市80公里处的新民镇，本来应该好好睡上一觉，明天再进城。按照合同规定，他们只要在明天之内将货物送到A市的天龙贸易公司就行了。可是他们这辆黄河牌大卡车，早上7点以后就不能进城了。为了不耽误时间，他们只能在今夜进城了。

小通和小普是兄弟两个，西宁人。都在西宁一家国营毛纺厂当司机，给厂里开货车。本来只是小通在厂里干，去年哥哥小普从部队复员回来后，一直找不到工作，母亲就带他找了厂里。母亲是厂里干了20多年的老工人，说起来父亲也是厂里的老工人，只是已经去世了。厂长为难地说，不是我不想要他，厂里现在的情况，实在是养不起那么多人哪。那时候他们厂已经拖欠了工人好几个月工资了。母亲说，那我退休吧。厂长不说话。这样，不到50岁的

母亲，就办理了提前退休的手续，小普进了厂。

其实厂长是很乐意要小普的，他知道小普在部队就是驾驶员，而且开的是青藏线，驾驶技术没得说。除了驾驶技术，小普在部队还当过班长，有些能力，又见过世面。他们厂这样素质的工人不多。所以这次长途送货，厂长就让他们两兄弟搭档来了，厂长知道这是件比较棘手的事，一个人不行。

小通觉得此行责任重大。临来时不光是厂长再三嘱咐，就是母亲也唠叨了半天。母亲说，厂里的工人们都眼巴巴地等着他们呢，这一车货20多万呢。厂长告诉他们，他已经给这边的公司打过电话了，公司经理说，等货到了之后，他会连同上次的货款一起付给他们。但厂长担心地说，他恐怕不会那么痛快，两笔款一起给？玄。能给一笔就不错了。所以，厂长神情严肃地说，有一点你们记住，如果他们不把上次的款付了，这次的货就坚决不给他。我们不能再上当了，再上当我们厂就垮了。

小通把这话牢牢记在了心上。说实话，如

果没有哥哥同行，他是不敢来执行这个任务的。他最怕和那些花花肠子的人打交道。以前他也为厂里送过货，但以前送货简单，送到了，对方签个字，账很快就划过来了。他需要付出的只是体力上的辛苦，而不是脑子。现在可好，还得有心计有智慧才行。幸好有哥哥，哥哥在外当过5年兵，比他有见识。为了给自己壮胆，小通临走的时候，特意带上了他那把锋利的藏刀。

眼看着地址上说的马甲巷就要到了，小通连忙叫醒小普。

小普一听说到了，立即睁开眼，拍打着自己的脸颊，振作起精神。几天来的辛苦，就看今晚了。他摇下窗户，仔细看着那些门牌号码，终于看见其中一个大门上写着马甲巷24号。大门很破，路灯下，一个白色长木排上写着天龙贸易公司的字样。木牌已经被雨水淋得湿透了，像哭了很久的样子。

他们将车开进院子，院子里的一个小楼亮着灯。小普嘱咐小通说，你在车上等着，我下

去找人。跳下车他又回身嘱咐道，记着，我没拿到货款之前，不准他们下货。小通用力地点点头，还摸了摸别在腰上的刀。他想，他们敢，他们要是来硬的，我就把刀拿出来。

小普还没走到楼前，就看见两个男人从楼里出来了，一高一矮。

其中那个矮个子男人满面笑容地说，你是西北毛纺厂来送货的吗？小普说是，请问你是天龙贸易公司的吗？男人说是。旁边那个大个子说，他是我们王经理。小普就和王经理握手。王经理热情地说，一路上辛苦了，先到办公室坐坐，喝两口热茶吧。小普听到这话心里一暖，立即想起了青藏线上的那些兵站。兵站里的兄弟们就这么说。他回头看看卡车，有些犹豫。王经理说，车上还有个师傅吧？一起去一起去。小普说，那是我弟弟。王经理说，快让你弟弟下车来休息休息。你放心，货进了这个院子就安全了。小普听到这么热情的像自家人一样的话，就回转身叫上小通，一起上了楼。

兄弟俩随着王经理来到办公室。小普一打

量，感觉这是个极其简陋的办公室，与他们门口挂的牌子很不相称。什么贸易公司，简直就像个小作坊。小普想，看上去这个公司还不如他们厂呢。心里不免有些打鼓了，警惕性又提起来。

喝了两口热茶，王经理说，你们这次拉来多少牛绒毛衣？小普拿出了货单，还有新货样品的照片。王经理一看，高兴地说，好，好，我们正等着这批货呢。这样，我让职工们马上卸货，卸了货你们好去休息。小普说，不急，王经理。咱们还是先办手续吧。王经理说你看，这么晚了，会计都下班了。小普说，可是临来前我们厂长不是在电话里和你说好了吗？你说这次的货款和上次的货款一起付清。王经理说，是是，两批货款一起付清，我说过这话。但不是现在。这样吧，明天。小普想想说，明天也行，那我们就先把货拉走，明天划了款再拉来卸。王经理停了一下，笑笑说，其实我的意思是，把这两批货都销掉以后再一起付款。你们厂长可能听岔了。小普一听，知道他要要

赖了，马上说，如果不能两笔货款一起付，那也至少要付清前一次的，否则我们这批货就不能再给你们了。

王经理一听愣了，过了一会儿他哈哈笑道，货款我们是肯定要付的，一分也不会少，有合同在那儿管着呢。可是，我们上一批货发出去后，好多买主一直没把钱给我们，我们也是债主啊，我们也难啊。账上没有钱。这样，等这批货销售掉了，我们一起付吧。小普说，那不行。我们厂长说了，上次的货款不付清这次的货就坚决不给，不然我们厂的工人这半年都白干了。王经理说，现在我是真的拿不出钱来。小普说，你现在拿不出，我把货给了你，你下次不还是拿不出来？王经理说，不不，下次肯定能拿出来。如果下次那些买主再不给我钱，我就是把公司砸了卖了，也会付清你们货款的。我以人格担保。站在旁边的那个高个子男人也说，对对，我们王经理从来说话算话。

小普越听越不对劲儿，显然这个公司是要赖账。他马上站起来说，不行。你不知道，我

们厂的工人都在等着这笔钱发工资呢。我们那儿天气已经很冷了，很多家过冬的煤还没买。王经理急了，你看你这个人怎么认死理？难道你这么远来，还能把东西再拉回去不成？这样吧——王经理拉开抽屉，拿出一个信封，说，你们两个路上辛苦了，这个先给你们俩，你们这两天在成都逛逛，买些东西。不想买的话也可以马上回家，这钱够你们过一冬的。

小普用手一挡，说，不要这样。我不会同意的。

王经理的脸色有些变了。那个站在旁边的大个子男人说，王经理，下面人都等着呢。小普沉下脸说，如果没有我们的同意你们就强行卸货的话，是抢劫。

王经理哈哈一笑说，抢劫？有合同，你这就是给我送货呢。

小普说，那你就试试看！

在王经理和小普谈话的时候，小通困得差不多要睡着了，忽然听见哥哥的声音不对，一下子惊醒过来。他马上站起来，站到哥哥

身边，说，哥，咋了？小普说，他们不给钱，还想要咱们的货。小通马上说，他们敢！老子和他们拼！

王经理马上堆起笑容说，嗨，你们何必这么死心眼儿呢，来来，咱们再好好商量一下。他一边说，一边给旁边那个大个子男人使了个眼色，大个子男人离开了房间。王经理拿起热水瓶，说，来，再喝点儿水。你们两兄弟长得还是真是像呢。

小普没理他，站起来冲到窗边一看，几个影子正朝他的黄河大货车走去。他大叫了一声，小通，快，他们要抢咱们的货了！

兄弟两个立即冲下楼去。

二

这天晚上欧阳明明觉得有些心烦。

本来她是说好晚上回家吃饭的，丈夫挺高兴，电话里说，已经专门弄了几个菜，因为今天是周末。可是快到家时，她在车上接到林力

的电话，林力在电话里又哭开了。虽然这样的哭她已经听了许多次了，知道不会有太大的事，可是每每听见，欧阳明明还是着急。她想肯定又是因为那个男人的事。她只好给丈夫打了个电话，说有事不能回来吃饭了。丈夫在电话里半天不说话。她知道他一定拉下了脸，但没办法，她只好假装不察觉。

她关了电话，调转车头，去林力那儿了。因为林力不仅是她的当事人，还是她的女友，她不可能不管。

正下着雨。欧阳明明最怕下雨天开车了，刚学会开车那会儿，她曾经在下雨天出过一次车祸，追了人家的尾。赔了不少钱不说，还赔进去很多时间和心情。现在尽管她的技术已经不差了，但逢上这种天气，她还是小心翼翼的。

等赶到林力家时，欧阳明明发现林力已经止住了哭，坐在那儿发呆。也不知她是怎么止住的，大概是哭累了，需要休息。不过眼睛还是红红的。

欧阳明明说，怎么啦？他又怎么你啦？林力摇摇头，说，今天和他无关。欧阳明明说，和他无关，难道还有别人？你有事可别瞒着我。林力还是摇头，说，今天和任何人都没关系，是我自己心情不好。

欧阳明明松了口气，同时有些心烦，说你这倒是好，心烦就叫我，我可是又把老公给得罪了。林力说，对不起，真对不起，我实在是没人说，我怕今晚会过不去。欧阳明明想，没有过不去的，几百万的财产还没有到手呢。不过欧阳明明这念头一出，马上就感觉不好，不该这么去想朋友。

林力给欧阳明明倒了杯白开水，她知道她晚上只喝这个，然后又坐下来。

欧阳明明喝了水，耐下心来问，说吧，到底是因为什么？林力说，可能是因为下雨，觉得特别孤单，看见人家都急匆匆地赶回家，我却恨不能有个理由离开家，离开这个空空荡荡的房子，这种空荡简直要把我逼疯了……我又不是什么坏女人丑女人，为什么就没人爱我疼

我……林力说着说着，眼泪又要下来了。

欧阳明明连忙劝说，你不过是运气差，碰上个没良心的男人。别想那么多，把眼下这件事解决了，好好找一个。这回我帮你把关，一定找个好男人。林力抽噎着说，上哪儿去找好男人？这世上有没有好男人？欧阳明明说，是啊是啊，像你这样的好女人，再怎么找，也是鲜花插在牛粪上。林力扑哧一声笑出来。

欧阳明明见她笑了，松口气，说，那件事，你后来问他没有？林力说，问了，他说他还需要考虑。欧阳明明忍不住骂道，这个滑头！

欧阳明明回到家，已是11点多。屋里黑了灯，连门厅的灯都黑着。欧阳明明知道这表明丈夫生气了。否则的话，他会亮着门厅的灯等她。

丈夫现在是越来越爱生气了。

欧阳明明叹口气，走进卧室，丈夫像是睡着的样子，躺在那里不动。欧阳明明知道他没睡着，主动找话说，今天睡这么早？丈夫不吭声，但翻了个身。欧阳明明有些心烦地说，你

有什么不满你就说出来嘛，别这样闷着。

丈夫腾地一下坐起来，火山爆发般地说，我能有什么不满？就是有，你会在乎？

欧阳明明耐心地说，我也没办法，我也不想在外面。

丈夫说，你算一算，你这星期在家吃了几顿饭？一日三餐，一周七天，你在家吃了几顿？连早餐加起来都不到五顿。你说我们这个家还像家吗？

欧阳明明一声不吭。她知道这样的架她永远也吵不赢。她没理。但问题的关键在于，她是为了什么不在家吃饭？是为工作！丈夫却不管这一点。她当初选择当律师时，就跟丈夫打过招呼，这是一个非常繁忙的工作，而且越是成功的律师越忙。最初几年他还比较支持，这些年是越来越不耐烦了。

扪心自问，欧阳明明不是那种挣了钱就趾高气昂的女人。而且自从她挣的钱大大超过丈夫之后，她对这个问题变得格外小心。比如买房子时，她总是说，咱们可以一次付